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二十四回 擺花酒大鬧喜春堂 撞木鐘初訪文殊院

話說賈臬台的大少爺，自從造了一封周中堂的假信，吹了個風聲到河台耳朵裡，竟把河台瞞過，信以為真，立刻委他當了河工下流的總辦。他心口歡喜，立刻上轅稟見謝委稟辭。河台見面之後，不免又著實灌些米湯。他到工之後，自己一個人盤算：「將來大工合龍，隨折保個送部引見，已在掌握之中。雖然免了指省、保舉一切費用，然而必得放個實缺出來，方滿我的心願。」又想：要放實缺，非走門路不可，要走門路，又非化錢不可。」因此他一到工上，先把前頭委的幾個辦料委員，抓個錯，一齊撤差，統通換了自己的私人，以便上下其手。下游原有一個總辦，見他如此作威作福，心上老大不高興，屢次到河台面前說姓賈的壞話。河台礙於情面，不好將他如何。後來又被賈總辦曉得了，反說他有意霸持，遇事掣肘，遞了個稟帖給河台，請河台撤他的差使，以便事權歸一：「大人若不將他撤去，職道情願辭差。」河台無法，只得又把前頭的一個總辦調往別處，這裡歸了他一人獨辦，更可以肆無忌憚，任所欲為。諸公要曉得：凡是黃河開口子，總在三汛。到了這時候，水勢一定加漲，一個防堵不及，把堤岸沖開，就出了岔子。等到過了這個汛，水勢一退，這開口子的地方，竟可以一點水沒有。所以無論開了多大的口門，到後來沒有不合龍的。故而河工報效人員，只要上頭肯收留，雖然辛苦一兩個月，將來保舉是斷乎不會漂的。此番賈大少爺既然委了這個差使，任憑他如何賺錢，只要他肯拿土拿木頭把他該管的一段填滿，挨過來年三汛不出亂子，他便可告無罪。就是出了亂子，上頭也不肯為人受過，但把地名換上一個，譬如張家莊改作李家莊，將朝廷朦過去，也就沒有處分了。自來辦大工的人都守著這一個訣竅，所以這回賈大少爺的保舉竟其拿九穩。

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過了幾日，決口地方雖不能如上文所說的點水俱無，然而水熱漸平，防堵易於為力，又加以河帥恐遭嚴譴，晝夜督催。賈大少爺本是個嬌生慣養的人，到了此時，也只好跟在工上吃辛吃苦，亦總算難為他了。等到工程成八九，大眾方才把心放下。下游工程統歸總辦作主，當由他選擇吉日吉時合龍。到了那天四更頭裡，賈大少爺換了一身簇新的行裝，擺齊親兵小隊，跨了一匹高頭大馬，親到工上督率。等著吉時報到，大工告成，總辦又統率在工大小文武員弁，上行禮，叩謝河神。文武員弁，又一齊向總辦賀喜。總辦又赴河帥行轅稟知合龍。當蒙河帥傳見，允為從優保獎。

照例文章，不用細述。賈大少爺事完之後，當即回省，仍在父親衙內居住。過了些時，電報局得了閣抄上諭，曉得賈大少爺蒙河督於奏報合龍折內，另片奏保，奉旨送部引見，先賞加布政使銜。得信之下，自然歡喜。河督因他是賈臬台的少爺，乃是同寅之子，雖未接到部文，業奉聖旨允准，特地先寫信來關照。賈臬台便叫兒子先赴河督、巡撫兩院叩謝。此時督、撫兩憲俱已開復處分，而且一齊又交部從優議敘，自然也是高興的。等到大案出奏的時候，賈大少爺除將在工員弁分別異常、尋常請獎外，又趁勢把自己的兄弟侄兒，親戚故舊，朦保了幾個在裡頭。河督一時不及細察，統通保了進去。這是河工上的積弊如此，也無從整頓的。

閑話休題。單說賈大少爺這一趟差使，錢也賺飽了，紅頂子也戴上了，送部引見也保到手了，正是志滿心高，口分得意。在家裡將息了兩個月，他便想進京引見，謀幹他的前程。稟告父親，賈臬台自然無甚說得，隨向原保大臣那裡請了咨文，擇日登程北發。預先把賺來的銀子，托票號替他匯萬進京。又托京裡朋友預為代賃高大公館一所，以便到京居住。諸事辦妥，然後自己帶了一個姨太太，一個代筆師爺，又一個管帳的，並男女大小僕人、廚子、車夫人等，數了數足足有三個來。賈大少爺同姨太太坐的都是自己的車，其餘全是祥符縣辦的官車。

在路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一日到得北京城，在順治門外南橫街，朋友替他預先找好的一座公館暫時住下。賈大少爺此番進京原是為廣通聲氣起見，所以打定主意，極力拉攏。到京之後，凡是寅、年、世、戚、鄉誼，無不親自登門奉拜，足足拜了七八天的客方才拜完。他每日出門，坐的是自己的坐車。騾子是在河南五百兩銀子買的。趕車的一齊頭戴羽縷涼帽，身穿葛布袍子，腰挂荷包，足登抓地虎，跨在車沿上，脊梁筆直，連帽縷子都不作興動一動。這個名堂叫做「朝天一炷香」。京城裡頂講究這個，所以賈大少爺竭力摹仿。坐車之外，前頂馬，後跟騾，每到一處，管家趕忙下馬，跑在前頭投帖。所拜的客，也有見得著的，也有見不著的，也有發帖子請吃飯的，也有過天來回拜的。賈大少爺都不在意，頂要緊的是太老師周中堂同著寄頓銀子一個錢店掌櫃，外號叫做黃胖姑的，到京的第二天，就去奉拜。

齊巧這天周中堂請假在家，一見大名片名字上頭寫著「小門生」三個字，另外粘著一張簽條，寫明「河南按察使賈某之子」，周中堂便曉得是他了。這位老中堂一直做京官，沒有放過外任，一年四季，甚麼炭敬、冰敬、贄見、別儀，全靠這班門生故吏接濟他些，以資澆裹。如今聽說是他，心上早打了底子，立刻請見。賈大少爺進去了好一回，只覺得冷冷清清，不見動靜。約摸坐了半個鐘頭，中堂方才出來。賈大少爺朝他拜了幾拜，中堂只還了半個揖，讓他坐。他曉得中堂的炕不是尋常人可以坐得的，就在帝邊一張椅子上坐下。中堂見了他，氣呼呼的，只問得他父親一聲「好」，跟手自己就發了一頓牢騷，隨後方問：「你來京幹嗎？」賈大少爺一一回答。中堂見話說完，就此送客。賈大少爺出來，忙趕到前門外大柵欄去找黃胖姑。黃胖姑是紹興人，因為在京年久，說的一口好京話，京城上下三等人認得，外省官場也很同他拉攏。大家為他養的肥胖，做起事來又有些婆婆媽媽的腔調，所以大家就送他一個表號，叫他做黃胖姑。他這表號是沒有一個人不曉得的。賈大少爺到他店門口下了車，不等通報，闖進了門就嚷著問道：「胖姑在家沒有？」惹得一班伙計們都抿著嘴笑。一個伙計把他領到客座裡。只聽得嘻嘻哈哈一陣笑聲，從裡頭笑到外頭，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黃胖姑。黃胖姑一見賈大少爺，嘴裡嚷道：「我的大爺，你是幾時來的？可把我壞了！」賈大少爺要同他行禮，他雙手拉住賈大少爺的手，不准他下禮，那股要好的勁，畫亦畫不出，兩人分賓敘坐。才坐下，黃胖姑又站起來問：「老人家好？」賈大少爺亦站起來回答說：「好。」然後仍舊坐下對談。黃胖姑要留賈大少爺吃便飯。賈大少爺道：「今天要拜客，過天再擾罷。」黃胖姑便問：「今天拜了些甚麼客？」賈大少爺回稱：「剛從周中堂那裡來。」黃胖姑道：「這位老中堂現在背時的了，你去找他做啥？」賈大少爺一聽大驚，急於要問。黃胖姑道：「新近他老人家因為誤保了一個人，上頭很不喜歡，著實拿他申飭，幾乎把官送掉，虧了一位王爺替他求情，官雖沒有壞，恐怕要去軍機，所以他這兩天請假躲在家裡。你想，出了軍機，還有甚麼撈呢？」賈大少爺聽說，心上沉思道：「怪不得走上大門冷清清，見了他老人家面色很不對，又發了半天牢騷，原來就是這個講究。」想罷問道：「保著一個甚麼人保舉錯了？」黃胖姑道：「本來老中堂也太糊塗了！甚麼人保不得，偏偏保舉個維新黨，怎麼不要壞官呢！趕出軍機還是便宜他的。」賈大少爺頓腳說道：「糟了，糟了！裡頭頂恨這個，他老人家怎麼糊塗到這步地位！他保舉維新黨，人家就要疑心他，連他亦是個維新黨。」黃胖姑道：「對啊，正是為此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以後他那裡我亦不便常去走動，省得叫人家疑心，說我也是他們同黨。」黃胖姑把大拇指頭一伸道：「我的大爺，你真是個明白人，有見識！我佩服你！況且這種背時的人，你巴結他也沒用。」

（去：離開、去職。）

賈大少爺聽了，半天不語。黃胖姑何等刁鑽，早已瞧出他是因為斷了一條門路，心上可惜的意思，便說道：「他的事是自己找的，我們也不必顧戀他。大爺，咱是自己人，你的事情我總可以效力。我有幾個朋友在裡頭，大家都還說得來，你委了我，我去托他們，包你成功就是了。」賈大少爺一聽這話，句句打入他的心坎，霎時轉憂為喜，連說：「本來有許多事要拜托費心。……過天細細的再談。」說完起身，要往別處拜客。黃胖姑又恐怕賣買被人家分做了去，不肯放鬆一步，先約他明天到便宜坊吃中飯，又道：「大爺早晨出門拜客，可以到館子裡去換便衣，咱們盡興樂一樂。」賈大少爺立時應允。臨時出來上車，忽然又笑著問黃胖姑道：「近來有什麼好『條子』沒有？」黃胖姑道：「有有有，明天我荐給你。」說完各自分手。

黃胖姑回轉店內，立刻寫帖子請客。所請的客：一位是新科翰林錢運通錢太史一位是甲班主事王占科王老爺。一位是個宗室老

爺，名字叫做溥化，排行第四，人家都尊他為溥四爺。一位是銀爐老板，姓白號韜光。一位是琉璃廠書鋪掌櫃的，姓黑，名字叫做黑伯果，天生一張嘴，能言慣道，一到席面上，咕咕呱呱，只有分一個人說的話，大家叫順了嘴，把黑伯果三個字竟變為「黑八哥」了。還有一位，是在前門外開古董鋪的，姓劉名厚守，新近捐了一個光祿寺署正，常常帶著白頂子同大人先生們來往。這些人除去錢、王二位是帶還東的，其餘全是黃胖姑的好友，而且廣通內線，專拉皮條。黃胖姑看准了，想做賈大少爺一注生意，所以把這些人一齊邀來。當下數了數，連賈大少爺一共是七個客人。帖子寫好，派人一面到便宜坊定座，一面分頭請客。不在話下。

（太史：即翰林，因翰林院修史書而得名。）

（甲班：甲榜，指進士出身。）

（銀爐：舊時鑄造寶銀的機構，清代有官設和私營之分，兼營銀錢業務。）

到了次日，看看自鳴鐘上剛正打過一點，黃胖姑吩咐套車，自己先到便宜坊等候。約摸有三刻工夫，黑八哥頭一個先來。第二個便是宗室溥四爺，一進門就同黃胖姑請安拉手，說不出那副親熱樣子。賈大少爺雖然沿途拜客，倒也未嘗耽擱，接著也就來了。一個個問「貴姓、台甫」，黃胖姑替他們三個彼此通姓報名，大家無非說了些「久仰」的客氣話。後來說到溥四爺，黃胖姑說：「賈大哥！我們這位溥老弟乃是宗室當第一位博學。」說罷，又哈哈一笑道：「誰不曉得北京城裡有名的才子溥四爺呢！我從前考過他的學問：我拿筆在紙上寫一豎兩點，他認得是個小的『小』字，後來我又在小字上頭加了兩橫，難為他亦認得，說是出告示的『示』字，跟手我又在示字上加了一個寶蓋頭，他說這是我們宗室的『宗』字。這些都不稀奇，末後來又在宗字頭上加一個山字，這卻難為他了，你說他念個甚麼字？」賈大少爺尚未接言，黃胖姑道：「他說是哈噠門的『哈』字。大爺，你瞧，虧他好記性，記得這字是哈噠門的『哈』字。」賈大少爺也明白，北京城的崇文門的俗名叫做哈噠門，想是溥四爺念慣了「哈」字，看慣了「崇」字，所以拿「崇」字當作「哈」字讀了。曉得這話是黃胖姑奚落溥四爺的，但係初次相會，不便說甚麼，只好笑而不答。及至回頭再看，溥四爺卻是眉頭一掀，脖子一挺，欲笑不笑的滿面孔得意之色。

大家言來語去，正談論間，白韜光、劉厚守、錢太史三個人亦都來到。其時已有四點多鐘，只差王主事一個人。黃胖姑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先坐罷，空了首席等他。」剛才入座停當，人報王老爺來，大家一齊站起，主人出位相迎。只見王主事穿著衣帽進來，先朝主人作了一個揖，又朝台面上作了一個總揖。黃胖姑讓他換了便衣入座。在席的人，王主事只認得錢太史及古董鋪老板劉厚守兩個人。錢太史發達比他遲兩科，乃是後輩，並不在意。倒是這劉厚守，乃是一直充當現任滿大學士、又兼軍機大臣華中堂的門上。跟了中堂幾年，著實發了幾萬銀子的家私，因此就在前門外開了一古董鋪。如今雖然捐了官，卻還常到中堂宅內當差。王主事還是那年朝考，中堂派了閱卷大臣，照例拜門去過幾趟，沒有得見，只好在劉厚守門房裡坐坐。劉厚守雖不認得他，他卻記得劉厚守的面孔。自古道：「宰相家奴七品官。」況且他現在又捐了署正，同是六品，一樣分印結，而且又是中堂老師的門口，尋常人那裡巴結得上。如今反見他坐在下首，自己坐了首坐，心上著實不安，一定要同劉厚守換坐。劉厚守不肯道：「你別光讓我，還有別人呢。」王主事只得又讓別人，別人都不肯，只得自己扭扭捏捏的坐了。然後同不認得的人，一一問「貴姓、台甫」，「貴科、貴班、貴衙門」。一問問到賈大少爺，賈大少爺回稱「姓賈，號潤孫。」黃胖姑插口說道：「這位便是河南臬台賈筱芝大人的少爺，我們至好。」王主事道：「原來是孝子順孫，聚在一門，難得難得！」跟手又問：「貴科？」賈大少爺漲紅了臉，回答不出。黃胖姑只得又替他說道：「這位賈觀察乃是去年賑捐案內保過道班，今年河工合龍，又蒙河台保了送部引見。他老大人官聲甚好，早已簡在帝心，將來潤翁引見之後，指日就要放缺的。」王主事一聽他不是科甲出身，立刻回轉了臉不同他說話。在坐的人只有同錢太史還說得來。王占科乃是「庶常散」的主事，錢運能乃是新庶常，所以錢運能見了王占科竟其口口聲聲「老前輩」，自稱「晚生」。王主事卻是直受不辭，非凡得意。不料談了半天，劉厚守忽然問王主事道：「王老爺你好面善，我們好像在那裡會過？」一句話問住了。王主事羞的滿臉通紅，歇了半天才答道：「厚翁，你真是貴人多忘事。兄弟那年朝考下來，三次到中堂老師那裡去叩見，回回都坐在厚翁的屋子裡，怎麼就忘記了？」劉厚守道：「莫怪，莫怪！我們中堂，每日找他的人可不少，咱那裡記得許多。不要說別的，外省實缺藩、臬來過幾次，我還記不清他的名字，何況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不往下說了。黃胖姑趕忙打岔道：「這位王大哥，乃是刑部主事，貴州司行走，當差很勤。將來老中堂跟前，還得你老哥保舉保舉他，常常提他名字，拜托拜托！」劉厚守聽了一笑。王主事更覺難以為情，坐立不定。

（「庶常散」：庶常，即庶吉士。翰林院設庶常館，選新進士之優者入館學習。稱為庶吉士。三年後考試成績優秀者授以翰林院編修、檢討等官，其餘分發各部任主事等職，稱為散館。）

（行走：被派到其它機構辦事的官吏。）

這個檔口裡，賈大少爺坐著無味，便做眉眼與黃胖姑。黃胖姑會意，曉得他要叫「條子」，本來也覺著大家悶吃不高興，遂把這話問眾人。眾人都願意。黃胖姑便吩咐堂信拿紙片。當下紙筆拿齊，溥四爺頭一個搶著要寫，先問：「王老爺叫那一個？」王老爺說：「二麗。」無奈溥四爺提筆在手，欲寫而力不從心，半天畫了兩畫，一個「麗」字寫死寫不對，後來還是王老爺提過筆來自己寫好。當下檢熟人先寫，於是劉厚守叫了一個景芬堂的小芬。黑伯果叫了一個老相公，名字叫綺雲。白韜光說：「我沒有熟人，我免了罷。」主人黃胖姑倒也隨隨便便。不料溥四爺不答應，拉著他一定要叫。白韜光道：「如要我破例叫條子，對不住，我只好失陪了。」大家見他要走，只得隨他。錢運能說：「老前輩在這裡，不敢放肆。」王老爺不去理他，早已替他寫好了。溥四爺最高興，叫了兩個：一個叫順泉，一個叫順利。末後輪到賈大少爺。王老爺因為他是捐班，瞧他不起，不同他說話，只問得黃胖姑一聲說：「你這位朋友叫誰？」賈大少爺叫黃胖姑荐個條子。黃胖姑想了一回，忽然想到韓家潭春堂有個相公名叫奎官。他雖不叫這相公的條子，然而見面總請安，說：「老爺有什麼朋友，求你老賞荐賞荐！」因此常常記在心上。當時就把這人荐與賈大少爺。主人見在台的人都已寫好，然後自己叫了一個小相公紅喜作陪。霎時條子發齊，主人讓菜敬酒。

（相公：把男妓。）

不多一會，跑堂的把門帘一掀，走了進來，低著頭回了一聲道：「老爺們條子到了。」眾人留心觀看，倒是錢太史的相好頭一個來。這小子長的雪白粉嫩，見了人叫爺請安，在席的人倒有一大半不認得他。問起名字，王老爺代說：「他是莊兒的徒弟，今年六月才來的。頭一個條子就是我們這位錢運翁破的例。你們沒瞧見，運翁新近送他八張泥金炕屏，都是楷書，足足寫了兩天工夫，另外還有一副對子，都是他一手報效的。送去之後，齊巧第二天徐尚書在他家請客。他寫的八張屏挂在屋裡，不曉得被那位王爺瞧見了，很賞識。」說至此，錢太史連連自謙道：「晚生寫的字，何足以污大人先生之目！……不過積習未除，玩玩罷了。」王占科道：「這是他師傅莊兒親口對我講的，並不假。照莊兒說起來，運翁明年放差，大有可望。」大眾又一齊向錢太史說「恭喜」。

正鬧著，在席的條子都絡繹來到，只差得賈大少爺的奎官沒來。這時候賈大少爺見人家的條子都已到齊，瞧著眼熱，自己一個人坐在那裡，甚覺沒精打彩。黃胖姑看出苗頭，便說：「奎官的條子並不忙，怎麼還不來？」正待叫人去催，奎官已進來了。黃胖姑便把賈大少爺指給他。奎官過來請安坐下，說：「今日是我媽過生日，在家裡陪客，所以來的遲了些，求老爺不要動氣！」溥四爺說道：「你再不一，可把他急死了。」一頭說話，一頭喝酒。叫來的相公拳打通關，五魁、八馬，早已鬧的煙霧塵天。賈大少爺便趁空同奎官咬耳朵，問他：「現在多大年紀？唱的甚麼角色？出師沒有？住在那一條胡同裡？家裡有甚麼人？」奎官一一的告訴他：「今年二□歲了。一直是唱大花臉的。□八歲上出的師，現在自己住家。家裡止有一個老娘，去年臘月娶的媳婦，今年上春三死了。住在韓家潭，同小叫天譚老板斜對過。老爺吃完饭，就請過去坐坐。」賈大少爺滿口答應。奎官從腰裡摸出鼻煙壺來請老爺聞，又在懷裡掏出一杆「京八寸」，裝上蘭花煙，自己抽著了，從嘴裡掏出來，遞給賈大少爺抽。賈大少爺又要聞鼻煙，又要抽旱煙，一張嘴來不及，把他忙的了不得。一頭吃煙，舉目四下一看，只見合席叫來的條子，都沒有像奎官如此親熱巴結的，自己便覺著得意，更把他興頭的了不得。

(京八寸；長煙袋杆。)

黃胖姑都看在眼中，朝著賈大少爺點點頭，又朝著奎官擠擠眼。奎官會意，等到大家散的時候，他偏落後遲走一步。黃胖姑連忙幫腔道：「大爺，怎麼樣？可對勁？」賈大少爺笑而不答。溥四爺嘆著，一定要賈大少爺請他吃酒：「齊巧今兒是奎官媽的生日，你倆如此要好，你不看朋友情分，你看他面上，今兒這一局還好意思不去應酬他嗎？」白韜光道：「潤翁賞酒吃，兄弟一定奉陪。」黑伯果拍他一下道：「不害臊的，條子不叫，酒倒會要著吃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賈大少爺卻不過情，只得答應同到奎官家去。又托黃胖姑代邀在席諸公。王老爺頭一個回頭說：「明天有公事，要起早上衙門，謝謝罷！」劉厚守說：「我不能磨夜，有時候的，九點鐘總得回家。」黃胖姑道：「不錯，厚翁嫂夫人閻令極嚴，我不敢勉強。回來叫他頂燈吃苦頭，是對他不住的。」又朝著錢太史說道：「運翁明天沒有甚麼事情，可以同去走走。」賈大少爺因為他是翰林，要借他撐場面，便道：「運翁是最好沒有，我們一見如故，今天一定賞光的。」錢太史無奈，只得應允。王老爺起先還想拉住錢太史，做眼色給他，叫他不要去，後來見他答應，便也無法。他自己只得跟了劉厚守，先辭別眾人，上車而去。

這裡大家席散，約摸已有八點多鐘。等到主人看過帳，大眾作過揖，然後一齊坐了車，同往韓家潭而來。便宜坊到韓家潭有限的路，不多一會就到了。下車之後，賈大少爺留心觀看：門口釘著一塊黑漆底金字的小牌子，上寫著「喜春堂」三個字；大門底下懸了一盞門燈。有幾個「跟兔」，一個個垂手侍立，口稱「大爺來啦。」走進門來，雖是夜裡，還看得清爽，仿佛是座四合廳的房子，沿大門一併排三間，便是客座書房，院子裡隔著一道竹籬，地下擺著大大小小的花盆，種了若干的花。

這一天是奎官媽的生日，隔著籬笆，瞧見裡面設了壽堂，點了一對蠟燭，卻不甚亮。有幾個穿紅著綠的女人，想是奎官的親戚，此外並無別的客人，甚是冷冷清清。當下奎官出來，把眾人讓進客堂。賈大少爺舉目四看：字畫雖然掛了幾條，但是破舊不堪；煙榻床鋪一切陳設，有雖有，然亦不甚漂亮。一面看，一面坐下。溥四爺、白韜光兩個先吵著：「快擺，讓我們吃了好走。」主人無奈，只得吩咐預備酒。一聲令下，把幾個跟兔樂不可支，連爬帶滾的，嚷到後面廚房裡去了。霎時台面擺齊，主人讓坐，拿紙片叫條子，以有條子到，拳敬酒，照例文章，不用細述。

這時候賈大少爺酒入歡腸，漸漸的興致發作，先同朋友通關，又自己擺了□大碗的莊。不知不覺，有了酒意，渾身燥熱起來，頭上的汗珠子有綠豆大小。奎官讓他脫去上身衣服，打赤了膊，又把辮子盤了兩盤。誰知這位大爺有個毛病，是有狐騷氣的，而且很利害，人家聞了都要嘔的。當下在席的人都漸漸覺得，於是聞鼻煙的聞鼻煙，吃早煙的吃早煙。奎官更點了一把安息香，想要解解臭氣。不料賈大少爺汗出多了，那股臭味格外難聞。在席的人被熏不過，不等席散，相率告辭；轉眼間只剩得黃胖姑一個。奎官怕近賈大少爺的身旁。賈大少爺一定要奎官靠著他坐，奎官不肯。賈大少爺伸出手去拖他，奎官無法，只得一只手拿袖子掩著鼻子。

賈大少爺是懂得相公堂子規矩的，此時倚酒三分醉，竟握住了奎官的手，拿自己的手指頭在奎官手心裡一連掏了兩下。奎官為他騷味難聞，心上不高興，然而又要顧黃胖姑的面子，不好直絕回復他不留他，只好裝作不知，同他說別的閑話。賈大少爺一時心上抓拿不定。黃胖姑都已明白，只得起身告別。賈大少爺並不挽留。奎官一見黃老爺要走，怕他走掉，賈大少爺更要纏繞不清，便說：「求黃老爺等一等，我們大爺吃醉了，還是把車套好，一塊兒把他送回家去的好。」

賈大少爺聽說套車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！他手裡正拿著一把酒壺，還在那裡讓黃胖姑吃酒，忽聽這話，但聽得「拍禿」一聲，一個酒壺已朝奎官打來。雖然沒有打著，已經灑了渾身的酒。又聽得「拍」的一聲，桌子上的菜碗，乒乒乓乓，把吃剩的殘羹冷炙，翻的各處都是。幸虧台面沒有翻轉。奎官一看情形不對，便說道：「大爺，你可醉啦！」賈大少爺氣的臉紅筋漲，指著奎官大罵道：「我毀你這小王八羔子！我大爺那一樣不如人！你叫套車，你要趕著我走！還虧是黃老爺的面子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如果不是黃老爺荐的，你們這起王八羔子，沒良心的東西，還要吃掉我呢！」一頭罵，一頭在屋裡踱來踱去。黃胖姑竭力的相勸，他也不聽。奎官只得坐在底下不做聲。歇了半天，熬不住，只得說道：「黃老爺，你想這是那裡來的話！我怕的大爺吃醉，所以才叫人套車，想送大爺回去，睡得安穩些，為的是好意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你這個好意我不領情！」奎官又道：「不是我說句不害臊的話，就是有甚麼意思，也得兩相情願才好。」賈大少爺聽到這裡，越發生氣道：「放你媽的狗臭大驢屁！你拿鏡子照照你的腦袋，一個冬瓜臉，一片大麻子，這副模樣還要拿腔做勢，我不稀罕！」奎官道：「老爺叫條子，原是老爺自己情願，我總不能捱上門來。」賈大少爺氣的要動手打他。

黃胖姑因怕鬧的不得下台，只得奔過來，雙手把賈大少爺捺住，說道：「我的老弟！你凡事總看老哥哥臉上。他算得什麼！你自己氣著了倒不值得！你我一塊兒走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時候還早得很，我回去了沒有事情做。」黃胖姑道：「我們去打個茶圍好不好？」賈大少爺無奈，只得把小褂、大褂一齊穿好。奎官拗不過黃胖姑的面子，也只得親自過來幫著張羅。又讓大爺同黃老爺吃了稀飯再去。賈大少爺不理，黃胖姑說：「吃不下。」因為路近，黃胖姑說：「不用坐車，我們走了去。」於是奎官又叫跟兔點了一盞燈籠，親自送出大門，照例敷衍了兩句，方才回去。

當下二人走出門來，向南轉彎，走了一截路，出得外南營，一直向東，又朝北方進陝西巷，一走走到賽金花家。黃胖姑一進門便問：「賽二爺在家沒有？」人回：「賽二爺今兒早上肚子疼，請大夫吃了藥，剛剛睡著了。」黃胖姑道：「既然他睡了，我們不必驚動他，到別的屋子裡坐坐，就要走的。」當下就有人把他倆一領，領到一個房間裡坐了。黃胖姑問：「姑娘呢？」人回：「花寶寶家應條子去了。」黃胖姑無甚說得。於是二人相對，躺在煙鋪上談心。賈大少爺一直把個奎官恨的不得了。黃胖姑因為是自己所荐，也不好同他爭論什麼，只說道：「論理呢，這事情奎官太固執些，你大爺也太情急了些，才擺一台酒就同他如此要好，莫怪他要生疑心。過天你再擺台飯試試如何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算了罷，那副嘴臉我不稀罕。我有錢那裡不好使，一定要送給他！」黃胖姑道：「你的話原不錯。這種事情，丟開就完了，有什麼一直放在心上的。好便好，不好就再換一個，□個八個，聽憑你大爺挑選，誰能夠管住你呢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你這話很明白。我今天要不是看你的面子，早把那小鱉蛋的窠毀掉了。」

黃胖姑道：「這些話不用說了，我們談正經要緊。你這趟到京城，到底打個甚麼主意？」賈大少爺便湊近一步，附耳低聲，把要走門子的話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在河南的時候，常常聽見老人家談起，前門內有個甚麼庵裡的姑子，現在很有勢力，並且有一位公主拜在他門下為徒。老人家說過他的名字，我一時記不清楚。這姑子常常到裡頭去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。上頭總說他們出家人以慈悲為主，方便為門，他們來說什麼，總得比大概要賞他們一個臉。其實這姑子也是非錢不應的。不過走他的門路，比大概總要近便些，譬如別人要二□萬，到他□萬也就好了；人家要□萬，到他五萬也就好了。只要認得了他，是一個冤枉錢不會化的。倘若不認得他，再要別人經手，那就化的大了。」

黃胖姑一聽這話，心上畢拍一跳，心想：「被他曉得了這條門路，我的買賣就不成了！」其實黃胖姑心上很曉得這個姑子的來歷，而且同他也有往來；因為想賺賈大少爺的錢，只得裝作不知。又假意說道：「大爺你既有這條門路，那是頂近便沒有了，為甚麼不找找他呢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動身的時候原問過老人家。老人家說：『你一到京打聽人家，像他這樣大名鼎鼎，還怕有不曉得的。』所以我來問你，到底他如今怎麼樣？」黃胖姑假作躊躇道：「你這問可把我問住了。不是我說句大話：北京城裡上下三等，九流三教，只要些微有點名氣的人，誰不認得我黃胖姑？倒沒聽說有甚麼姑子同裡頭來往。你不要記錯，不是姑子，是和尚、道士罷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的確確是姑子。老人家說過，我忘記了。」說罷，甚是懊悔。黃胖姑道：「既然說是住在前門裡頭，你何妨去找找，有了這條門路，也省得東奔西波。咱們是自己人，我也幫著替你打聽打聽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如此，費心得很！」坐了一回，又抽了兩袋煙，姑娘出條子還沒有回來。賈大少爺摸出表來一看，說「天不早了，我們回去罷。」賽金花始終也沒有見面，只有幾個老媽送了出來。二人一拱手，各自上車而去。

賈大少爺回到寓處，一宵無話。到了次日，仍舊出門拜客，順便去訪問他老人家所說的那個姑子。一連問了幾個朋友，也有略

知一二的，也有絲毫不知的。只因這些朋友不是窮京官，就是流寓在京的，一向無事同這姑子往來，難怪他們不曉得，弄得賈大少爺甚為悶悶。一心想道：「我若是把各式事情交托黃胖姑，原無不可；但是經了他手，其中必有幾個轉折，未免要化冤錢。倘若我找著這個姑子，托他經手，一定事半功倍。老人家總不會給我當上的。只恨動身的匆忙，未曾問得仔細，只好慢慢的尋找。」一個人坐在車中往來盤算。一走走到他老人家拜把子的一個都老爺家。這都老爺姓胡名周，為人甚是四海。見了面，居然以世侄相待，問長問短，甚為關切。賈大少爺急不待擇，言談之間，講及朝政，不說自己想走門路，但說：「如今裡頭的情形，竟其江河日下了。聽說甚麼當姑子的，膽敢出入權門，替人關說，這還了得！」胡都老爺道：「是啊，越是他們出家人，裡頭越相信。時事如此，無法挽回，也只得付之一嘆的了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老世伯現居言職，何不具折糾參，那倒是名傳不朽的。想是不曉得那個庵裡的姑子叫個甚麼名字，所以未曾動手？」胡都老爺道：「名字倒有點曉得，不過現在裡頭關寺當權，都成了他們的世界，說了非但無益，反怕賈禍，所以兄弟只得謹守金人之箴，不敢多事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老世伯身居台諫，尚然如此見機，無怪乎朝政日非了。現在京城地面既有這種人，倒不可不請教請教他的名字，將來當作一件新聞談談亦好。」胡都老爺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姑子的名字叫鏡空。這種人你找他去做啥？如果一定要找他訪問個實在，你只要進了前門，沿城腳去問，有幾個轉彎，我聽人家說過，如今也記不得了。」

（四海：指廣交朋友。）

賈大少爺問到了地方名字，心中暗暗歡喜，同老世伯無甚說得，只得興辭出來。一見天色尚早，就命車夫替他把車趕進前門。車夫請示進前門到那一家拜客。賈大少爺便按胡都老爺的話，一一告訴了車夫。車夫道聲「曉得」，於是把鞭子一灑，展起雙輪，不多一刻，捱進前門。約摸轉了七八個灣，到得一個所在：只見一道紅牆，門前有幾棵合抱的大槐樹。山門上懸挂著一方匾額，上寫「文殊道院」四個大字。山門緊閉不開，卻從左首一個側門內出入。但是門前甚是冷清，並無車馬的蹤跡。賈大少爺下得車來，車夫在前引路，把他領進了門，乃是一個小小院落，當頭一個藤蘿架，其時綠葉正茂，賽如搭的涼棚一般，不見天日。院之西面，另有一個小門，進去就是大殿的院子了。南面三間，開出去便是山門；北面為大殿，左為客堂，右為觀音殿：一共是□二間。院子裡上首兩個磚砌的花台，下首兩棵龍爪槐。房子雖不大，倒也清靜幽雅。

賈大少爺一路觀看，踱進客堂，就有執事的道婆前來打個問訊。賈大少爺便說是專誠來拜鏡空師父的。道婆道：「老爺請坐，等我進去通報。」不到一刻，只見道婆引了一個老年尼姑出來。老尼見了賈大少爺，兩手合□，念了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動問：「老爺貴姓？是什麼風吹到此地？」賈大少爺便把自己的姓名、履歷背了幾句。又道：「是進京引見，久仰師傅大名，所以特來拜訪。」老尼一聽他是道台，不覺肅然起敬，連稱：「不知大人光降，褻瀆得很！……」賈大少爺回稱：「說那裡話！」又問：「師傅出家幾年？是幾時到的京城？這庵裡香火必盛，來往的人可多？」老尼道：「不瞞大人說，老身原是本京人，出家就在這庵裡。是二□五歲上削的發，今年六□五歲了。京城地面乃是紅塵世界，老身師徒三眾一直是清修，所以這庵裡除掉幾位施主家的太太、小姐前來做佛事，吃頓把素齋，此外並無雜人來往。大人今天忽然下降，乃是難得之事。」賈大少爺一聽不對，沉吟了一會，便問：「師傅的法號，上一個字可是『水月鏡花』的『鏡』字，下一個字可是『四大皆空』的『空』字？」老尼道：「一個字不錯，上一字乃是清靜的『靜』字，並不是鏡子的『鏡』字。」賈大少爺便知其中必有錯誤，忙問：「有位與師傅名字同音的，但是換了一個『鏡』字，這人師傅可認得？」老尼道：「一個北京城，幾□里地面，庵觀寺院，不計其數，那裡一一都能認得。」賈大少爺知道走錯了路，只得說了些閑話，搭訕著辭了出來。老尼又要留吃素面。賈大少爺隨手在身上摸了一錠銀子送與老尼，作為香金，方才拱手出門，匆匆上車而去。

賈大少爺一面上車，一面問車夫道：「不對啊，你從那兒認得這姑子的？」車夫道：「小的從前伺候過順治門外南橫街戶部謝老爺，跟著謝老爺來過兩趟，所以才認得的。他庵裡很有兩個年輕的姑子，長的很俊。謝老爺上年在這裡請過客，小姑子出來陪著一塊兒吃酒。今天想是為著老爺頭一趟來，所以小的不出來陪。這庵裡很靠不住。」賈大少爺聽說，心上一動，把頭伸到車子外頭往後一瞧，只見剛才替他通報的那個道婆在那裡探頭探腦的望。此時賈大少爺弄得六神無主：意思想要出城，因聽了車夫的話，想要會會那年輕的姑子；待要下車，又見天色漸晚，恐怕趕不出城。車夫見他躊躇，也就停鞭以待。賈大少爺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今天鏡空會不著，倒想不著走到這們一個好地方來。姑且回去通知了黃胖姑，過天同他一塊來。他在京裡久了，人家不敢欺負他。甚麼相公、婊子，我都玩過的了，倒要請教請教這尼姑的風味。」說罷，便命車夫趕車出城，過天再來。車夫遵諭，鞭子一灑，騾子已得得而去。賈大少爺又不住的把頭伸出來往後探望，一直等到轉過灣方才縮進。霎時到得寓所，下車寬衣。只見管家拿了兩副帖子上來，當中還夾著一封信。賈大少爺看那帖子，是一副黑伯果，請在致美齋吃午飯；一副是溥四爺，請在他叫的相公順泉家吃夜飯，都是明日的日期。另外那封信，乃是黃胖姑給他的。賈大少爺看得一半，不覺臉上的顏色改變，等到看完，這一嚇更非同小可！欲知信中所言何事，以及賈大少爺明天曾否赴黑、溥二人之約，並後來曾否再去訪那姑子，且聽三續書中分解。